

古代漁業著作選輯（明、清部分）

施鼎鈞、劉惠生、余以桂編

一九八六年四月

劉惠生



## 《广东新语》

作者简介：《广东新语》作者屈大均。

1630—1696，名绍隆，字介子、翁山，广东新会人，清初文学家，曾削发为僧。除《广东新语》外，尚著有《易外》、《翁山诗外、文外》、《道援堂集》等书。

内容摘要：《广东新语》卷四，水语，卷二十二，为鳞语，卷二十四，为虫语。本节录内容有广州潮、渔具、鱼生、养鱼种、鱼花和海珠等部分。叙述颇详。尤以渔具部分，介绍了罟罟等。罟又分叙缘罟、板罟、围罟。罟分捞罟、知州罟、车罟、绞罟等。此外，还有箔、鱼笼涂跳、跳白船、竿钓等都作了记载。

### 《广东新语》节录

清 屈大均

#### 广州潮

广州潮以朔日长，至初四而消，以望日长，至十八而消，谓之水头。以初四消至十四，以十八消至二十九、三十，谓之水尾。春夏水头益于昼，秋冬益于夜。春夏水头大，秋冬小。故防倭者，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，谓之春汛。春汛为大，以水头故言大汛也。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，谓之冬汛。冬汛为小，以水尾故言小汛也。

渔者歌云：水头鱼多，水尾鱼少，不如啗潮，鱼无大小。啗潮者，潮之盛也，一名合啗水，水之新旧者，去来相逐，故曰啗。啗，重啗也。当重啗时，旧潮之势微劣，不能进退，鱼去而复来，故鱼多。大者始能乘潮，故大啗潮者，渔人所喜。

又，客入以为期约之节，予以沓潮曲云：与郎如沓潮，朝暮不曾暇，欢如早潮上，依似暮潮下。又云：两潮相合时，不知早与暮，与郎今往来，但以潮为度。

《广东新语》卷四水语

漁貝

渔具多种，其最大者曰罟，次曰罾。罟之类：有曰深罟，上海水浅多用之，其深六七丈，其长三十余丈，每一船一罟。一罟以七八人施之，以二罟为一朋，二船合，则曰罟朋，别有船六七十艘佐之，皆击板以惊鱼。每曰深罟二施，可得鱼数百石。

有曰縶罟，下海水深多用之，其深八九丈，其长五六十丈，以一大纆为上纲，一为下纲，上纲间五寸一藤圈，下纲间五寸一铁圈，为圈甚众，罟以縶，以为收放，而以一大船为罟公，一小船为罟姥，二船相合，以罟连缀之，乃登桅以望鱼，鱼大至，水底成片，如黑云，是谓鱼云，片皆以石击鱼使前，鱼惊迴以入罟，鱼入，则二船收縶以阖罟口，徐而上。

有曰板畧，以小船施土，小船有畧地而无畧公，故一名畧地船。

有田畝，制如瓠瓜而小，深二三丈，广七八十丈，连畝二畝为一团，以二船一前一后施之，亦以板惊鱼，凡鱼首有石者皆惊入畝，无者则否。首有石者曰黄花、曰鲷、曰鲈子、曰鲚鱼、曰鳓、曰鲈、曰马鲛、曰鲳，此八者善惊。

有曰墙罟，则以縶罟为之，专以取鳊白及黄白花鱼，亦曰黄瓜罟，每一船一罟，罟深六七丈，长三十余丈，相连数百个罟以为一墙，横截海水，鱼触墙罟不能去，大小积，起罟时鱼多不可胜取，每割罟之半以放鱼。

大抵獮罍疎，专以取大鱼，春则取鱮白，鮓，冬则取黄花，

一柴仅两用之。围聚密，以取杂鱼，终岁用之。此罟之事也。

罟之类：有曰撈罟，其形四方，广三丈有六尺，以舟拖之，以二竹为罟玉竹，长四十丈许，上有多圈，贯绳以为放收，而为一罟，柱以架罟，鱼至乃下罟，以石击鱼。

有曰沉罟，沉音朕，方言也。长十余丈，口大而尾小，尾旁有一穴，以坐水母及鲎鱼之属，而浮二木于水中以支罟口。又於水中置二水搅木，以承支罟口之木，是曰罟门其口十三丈有六尺，常向上流，潮缓则罟口合，急则口张而鱼大入。凡一沉罟，以苧麻十二石为之，九人曳之，罟之巨者也。

有曰知州罟，其广丈余，树二木於水中以绷罟，是曰硬门，常浮而不沉，费人力少，罟之小者也。

有曰牵罟，其形方，以三石白置罟竿坠而起之。

有曰绞罟，形亦方，周五丈余，以四角系於柱中，施立人在岸上，离罟十余丈，鱼至则转轳轳以起之。此罟之事也。

大抵罟皆用於海，罟皆用於江，罟之利常不如罟。罟者，渔具之可大得志者也。罟之外有以箔者，以笊者，以跳涂者，以跳白者。箔以坚竹编之，《尔雅》所谓“篴亦曰罩”也，其注曰：“篴，编细竹以为罩”是也。又曰：“今楚篴也”。无竹则以荆，故谓之楚篴也。篴，薄曲也。《史记》：“绛侯同勳以奴薄曲为生”。韦昭云：“北方谓薄为曲”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曲，苇薄也”。《诗》曰：“烝然汕汕。”注：“汕，櫟也，以薄汕鱼也”。櫟，郑氏曰：“今櫟罟也”。方氏曰：“独，漉也”。独漉，《乐苑》作“蜜鹿”，《荀子》作“独鹿”，《苏相辞》曰“独鹿”，并之江注网也。

箔，亦网之类也。每一箔其柴五天，广丈，渔者尝合五十箔而为一，其长五十丈，虞其过大，则箔口为鱼房二重以藏鱼，发三月大禾已蒔，鱼始上田，渔人以箔三方依田塍，一方依水，

潮至则张而大，潮退则卷而小，是为墨箔。箔亦曰篋，陆龟蒙诗：“织作中流万尺篋。”故凡以石为梁绝水者曰洪，以竹为梁取鱼者曰篋，亦曰沪。皮日休《渔具诗》：“列竹於海溼曰沪”，今有沪渎是也。

鱼笼，长五六尺，宽二尺，口通尾，塞以小藤系之，置於上流，鱼入，则为倒叩须所罾不能出，又中置树枝以聚鱼。

涂跳，以木为之，长三四尺，厚半寸，首尾翘然，状若上弦之月，前有二木直之，上有一木横之，其底则并，而两旁无墙，所谓棹也。当海水干落，鱼、虾、蛤、鳐之属胶粘浅沙，践踏之，辄深入渐池不可得，渔者於涂跳曲其左足，而以右足蹠泥，左扶横木，而右手招拾，板轻坦滑，撻行若飞，盖大禹泥行之所乘者也。

跳白者，船也，其制小，仅受一人，於湾环隈澳间乘暮入焉，乃张二白板於船旁而鸣其榔，鱼见白板辄惊跃入网。然诸鱼不惊，惟鲚、鲢、鳊三者惊。三者味甘美，故粤人最重跳白之鱼。鱼以晚然而暮聚，聚必於水之涯浚，故跳白船之出以暮，而多在岸草蒙茸之际，风波无患。予诗：花中藏跳白，坐汲少鱼惊，向夕鸣榔去，知予是月明。

其罾公鱼则以火枝擦网，公鱼抢火，乃以罾漉之。取花鱼则以藤竹为竿，竿长丈有三寸，贵软而轻，以左纽丝为线，长丈有四寸，系以四钩，钩分四方，施於沙泥之上，足轻手疾，日可得花鱼半石。花鱼者，七星鱼也。取鮑鱼以钓，其竿五尺，系以天蚕之丝，餌以公鱼、鰕、鳊、取鮑以泼生钩，以轻丝为主，往来游颺，则不损其鳞。取河豚以秋潮始盛，垂千百钩於网中。河豚性嗅，触网辄不去，欲与网斗，以故往往中钩。又或以一大绳为母，以千百小绳为子，子绳系於母绳之末，而母绳之末各系一钩，一河豚中钩，则众河豚皆中钩，是名兄弟钩，亦名

拖釣；其鈎皆空不以餌，亦曰生釣。然生釣之河豚多雌者，雌者多子，味不美。惟南亭海心岡撒網而取者，其河豚多雄，雄者多腹，味絕美。予詩：“風俗河豚美，秋來樂事多，乘潮下生釣，濫口峭帆過。”取貼沙魚以細釣，先一夕放之江中，次日乃收，一細釣有鈎數百，漁者夫婦各放細釣至數千，好水旬則得貼沙數十百斤矣。細釣以蝦，以七星魚或蚯蚓為餌，鯛魚亦如是取。是皆漁之具也。

予生長海濱，知漁事，故吳記之。然此乃吾鄉番禺菱塘都取魚之具，非全粵如此。

### 卷二十二 鱗語

#### 魚生

粵俗嗜魚生，以鮪、以鯪、以鱸白、以黃魚、以青鯪、以雪鯪，以鯪為上。鯪又以白鯪為上。以初生水泼刺者去其皮刺，洗其血腥，細剗之為片，紅肌白理，輕可吹起，薄如蟬翼，兩兩相比，沃以老醪，和以椒芷，入口冰融，至甘旨矣，而鯛與嘉魚尤美。予嘗蕩舟海目山下，取鯛為脍，有詩云：“雨過蒼蒼海日開，早潮未落晚潮催，鯛魚不少櫻桃類，與客朝朝作脍來。”又云：“羚羊峽口嘉魚美，不若鯛魚海目鮮，黃類切來紛如雪，綠尊傾去更如泉。”又云：“刮鏟鳴時春雪消，鯛魚身上九江潮，自携脍貝過漁父，双漿如飛不用招。”鯛以櫻桃類為上，黃類、鰻類次之，爛鱸粉類為下。其肋在鱗，鱗不可使爛，爛則脂流而味損，蓋鯛亦自惜其鱗，每一絲罨鱗，即不復動，故取之必以丝网，使柔弱而不傷鱗。嘉魚亦多脂，嘗食乳泉石，沐冬則金泉飲雪水，而所處大小湘類、端溪、錦水、楊柳沙，潮咸不到，故肥美不腥，脍之並美于熟食也。雪鯪以冬而肥，其性屬水，喜游泳波上，得濟流則跳躍尋丈，生食之益人氣力。鮪、鱸、鰻、塘虱亦可脍，然食魚生后須食魚熟，以和其和身，壯

者宜食。谚曰：“鱼生犬肉糜，扶旺不扶衰”。不冬至曰宜食。谚曰：“冬至鱼生，夏至犬肉”。予诗：“鱼脍宜生酒，与米最益人，临溪菜举网，及此一阳春”。所以者，凡有鳞之鱼，喜游水上，阳类也。冬至一阳生，生食之，所以助阳也。无鳞之鱼喜伏泥中，阴类也，不可以为脍，必熟食之，所以滋阴也。或云：“凡鱼行随阳，春夏浮而溯流，秋冬没而顺流，其浮时可脍，其没时必须烹食，乃不损人”云。粤人多有鱼生之会，以天晓空心食之佳，或以鳝之鳃耳者，藤者、黄者为生，亦有以蚝为生者。岭内人不知此味，不足与之言也。

## 卷二十二 鳞语

### 养鱼种

广州诸大县村落中，往往弃肥田以为基，以树果木，荔枝最多，茶、桑次之，柑、橙次之。龙眼多树宅旁，亦树於基。基下为池以蓄鱼，岁暮涸之，至春以播稻秧，大者至数十亩。其筑海为池者，辄以顷计。九江乡以养鱼苗，鱼苗之池惟九江乡有之，他处罕养大鱼，即养鱼不繁殖也。谚曰：九江俗喜，鱼种为先，左手数鱼，右手数钱。

凡岁三月，始有西水，西水长，故有鱼苗；八月西水尽，则无之。自封川江口至羚羊峡口，皆有鱼花步。步凡大七十处。鱼花者，鱼苗也，亦曰鱼秧，以其利与田禾等，故曰苗、曰秧，而俗名则曰鱼种云。

## 卷二十二 鳞语

### 鱼花

南海有九江村，其人多以捞鱼花为业，曰鱼花户。鱼花产於西江，粤有三江，惟西江多有鱼花，取者上自封川水口，下至罗旁水口，凡八十里，其水微缓，为鱼花所聚，过此则鱼花稀少矣。鱼花之步凡数十，步皆有餉，鱼花户承之，岁纳于朝。

当鱼泚种时，雄者擦雌者之腹，则卵生。卵生多在藻荇间，雄者坐其腹中之腹覆之卵，乃生子，然凡曳则子不生矣。土人谓鱼散卵曰泚。腹者，鱼之横也，子曰花者，以其在藻荇之间若花，又方言凡物之微细者皆曰花也。亦曰鱼苗，以当畜坐於苗，始生时与苗俱生也。亦曰鱼秧，农人种禾兼种鱼，视鱼犹禾也。而多言鱼花者，又以其类不一，故曰花也。

凡取鱼花，自三月至于八月。当日落时，望某方电脚高，则知某方无雨，某江之水不长；某方电脚低，则知某方有雨，某方之水长，长则知某鱼花至矣。西南为南宁左江，其水多土鲮；正西为柳州右江，其水多鳊鰕；西北为桂林府江，其水多草鱼。（草鱼者，鰕也。）鱼花以此四种为正，畜於池易长，故多取之，他鱼花则弗取也。鲤鲫则或取诸渔人，以其雌者洩子也。

凡取鱼花，以苧布为罾，罾尾为一木筐而无底，半浮水上，鱼花从罾入，至筐乃拘於船中，罾之状如复斗帐，凡两重：外重疎，以布四十丈；内重密，以布一丈为之。大步置筐八九十，小步十或二十。上步取已复於下步取之，其出于穷，然多在江水湾环之所取之，益以白磁，方如钗许，已能辨其为某鱼，标为一族：其浮而在盆上者鰕也，在中者鳊，在下者鰕，最下则鲮也。分养池中，水浅而向阳则易长，稍长者曰葦鰕，谓可以食葦萍也。

岁正月始鬻鱼花，水陆分行，人以万计，筐以数千计，自两粤郡邑至于豫章、楚、闽，无不之也。其鬻於近者鱼花大，远者小。白以米汤和鸭子粪飼之，又数易以生水，其在舟中者，则舟旁为两水车，昼夜转水，使新水入舟，故水不留，而后鱼花不病也。价则鰕、鳊贵，以易长而不费草也；鰕贱，以费草。每鰕百尾，日需草百斤也。土鲮贱，以其难长，罕有重至一斤者，又必冬零而始肥也。凡池一亩，畜鰕三十，鳊百二十，鰕

五十，土鯪千，日投草三十余斤，鯪食之，鯪、鯪不食或食草之胶液，或鯪之粪亦可肥也。楚鱼虽多，而所产鱼花楚人不重，

重九江人所鬻者，以粵之鱼花易长也。鱼花难伪，楚鱼胞一重而直粵鱼肥两重，上大而下小，以此为辨也。

九江之地如棋枰，周围三十余里，其黑脉者堤也，乃鬻者池塘也。池塘之水养鱼花者十之七，养大鱼者十之三。养鱼花水浊，养大鱼水清，视其水色则知所养为何等鱼也。地狭小而鱼占其半，池塘以养鱼，堤以树桑，男贩鱼花，妇女饲蚕，其土无余壤，人无教民，盖风俗之美者也。人之富多以谷估及贩鱼花，史称“水居千石鱼陂”者此也。

鱼花产北江者不贵，以北江多石灰水，鱼花食之不肥，取之又不易畜，而北江绝少渊潭故也。凡鱼皆藏於渊潭，鱼花从渊潭生者易养，西江多渊潭，而其源从漠、黔、交趾而来甚远，故鱼花多而肥，池塘中可以多养。故谚曰：北江鱼种滚西江。然广西人不解取，即取之，而西江上流恒不如下流，故谚又曰：下流鱼花上流鱼。又曰：上江鱼放下江花。

## 卷二十二鳞语

### 海珠

海珠，状如蛭螭，大如臂，所茹海藻，於海滨浅水吐丝，是为海粉。鲜时或红或绿，随海藻之色而成，晒晾不得法，则黄，有五色者。可治痰。或曰：此物名海珠母，如墨鱼，大三、四寸，海人冬养於家，春种之濒海田中，遍插竹枝，其母上竹枝吐丝，是为海粉，乘湿舒展之，始不致结，以煮羹汤佳。

## 卷二十四虫语